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諸子平議

(六)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

(六)

俞樾著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諸子平議
冊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著作者

俞

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祥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幪。說文巾部。幪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幪於六合。高誘注曰。幪覆也。幪幪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邃。離騷經。閨中旣邃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並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挾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扞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多以扞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扞抱引戾也。故移扞字於下。使扞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扞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扞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韻。動容爲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溶。動溶也。容卽溶之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楊摧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

後動卽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禮記並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樾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秋駕於其師。卽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樾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蛸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卽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卽大海也。

藏於不敢。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敢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樾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樾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卽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卽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豈必處京臺章華。

櫪謹按京臺卽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籀文作疆，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鑿或作鑿，疆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卽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慕。

櫪謹按高注曰：恍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恍當讀爲誑，說文言部：誑，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上言誑然，義正相應，作恍者段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櫪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櫪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卽從脂膏殖敗之義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傲真。

樾謹按範卽犯之段字周易繁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策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策卽大數也興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策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此乾坤之策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策而今正文策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休于天鈞而不礪。

樾謹按高注曰。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卽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坫謂臺當作臺。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卽持簡。猶靈臺卽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澤而爲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怒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卽詩所謂朝隤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

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卽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卽可說此周雲之義。

茫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罇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罇，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罇字之義未得。罇，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罇，鱗謂鮮當爲鱗，然罇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犧尊，非所施也。今按：罇從尊聲，尊猶敷也。謂以金敷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罇。史記禮書注：「金薄瑤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卽罇之段字也。』」鮮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罇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爲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罇獻。

不知耳目之宣，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宣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

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蠶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沔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涼。楊君石門頌。平阿涼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涼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

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灤。灤卽說文泉部灤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覩字。是覩爲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爲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躐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者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窕。

樾謹按高注曰。局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局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是局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局。橫木校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局。故以橫局並言。

蚤蟲嚙膚而知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澹。高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蟲之慘怛也。言攫人心。不言攫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並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

情。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天文。

樾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樾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𠂔。與位相似。故德誤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樾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剕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卽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卽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樾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樾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爲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𠂔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爲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

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樾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卽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樾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尙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頒。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斂。是布斂卽布頒。猶言頒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衍字。而削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